

我有我天空 - 第 30 集 - 蘇永通 - 向世界出發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通 蘇永通

W：上集跟嘉賓蘇永通，通仔說到關於他一個意外，在泳池旁邊做完了熱身正想落水之際便滑倒，頸椎受創，從而導致他行動不便。今集繼續跟他談及由他坐輪椅後生活有什麼改變。通仔，上集說到完成了會考有九分的成績，繼續升學讀 IVE，接著現在讀工商管理，你也讚賞香港的無障礙設施。我想問一下你，香港的無障礙設施感受得到有好的地方，你覺得其他地方是怎樣？

通：台灣，我只是去台北。其實我去台北已是十多年前的事，那時還沒有捷運地鐵的東西，上兩年去台北覺得無障礙設施很好，很多事也較為人性化。

W：例如？

通：比如乘搭升降機，我在台灣玩了幾天，乘搭升降機總之是有人排隊的，除非是老人家們，排隊的人見到有輪椅來便會自行乘搭扶手電梯。

W：這樣事情挺好。

通：是整隊人、或是互不相識的都會自行乘搭扶手電梯。

W：這個是他們的認知，即是覺得你是有需要用這設施，他們選擇其他。

通：沒錯。

W：用一個方便他們，而又不阻礙到你的方法，這件事情挺厲害。我想問是不是本來就有指示寫了出來？「若果遇到殘疾人士就讓給他們」……或是怎樣？

通：沒有的。

W：你覺得他們是在學校裡面學懂的？從小到大？還是怎樣？

通：我想是從小到大，他們的公民意識很深。

W：我知道台灣在地鐵車廂很早便有紅色的椅子。

通：好像是叫關愛座。

W：是啊。專是提供給殘疾人士、孕婦、公公婆婆坐的。

通：是啊。

W：無論你早上上班、下班很多人的時間，車廂擠滿了都沒有一些正常健康的人坐下。

通：不敢坐的。

W：但我聽人說，現在香港巴士也有這些椅子。

通：有。

W：還寫了字在上面的。

通：是啊。

W：即是白字黑字寫著這些椅子是讓一些有需要的人坐，聽我的朋友說那些座位很多時是被健全的人士坐了。

通：是啊。沒有辦法，我只是當他們看不到他有什麼需要地方。

W：腰痛、或者腳痛。

通：我看不到。

W：明白。從一個好的角度去想。除了你所說的升降機人性化，還有什麼特色的無障礙東西？

通：台灣其實有很多樓宇較花墟的樓宇更加舊，行人路已經是商舖，商舖與商舖之間有些梯級，但把它們全部鋪為斜道；台北有很多電動車，是主要的……

W：主要的……

通：主要的交通工具，電動車很多時候會阻塞在路口，現在當電動車阻塞在路口就可以立即打電話叫人來拖走它，總之是一阻礙就是犯法。

W：挺厲害！其實台灣是否真的很注重無障礙的措施？

通：台北的老人家情況較香港的更加惡劣、更加多，我想對這方面更加著重。

W：說回你出事後繼續讀書，你平時有什麼娛樂呢？

通：平時的娛樂？跟一般年輕人差不多，逛街、看電影、吃飯、唱歌。

W：逛街、看電影、吃飯、唱歌。

通：上網、玩遊戲。

W：玩遊戲，都很充實、很緊貼潮流。

通：我覺得一個年輕人不應該因為坐輪椅而放棄年輕人做的事。

W：這樣的心態又挺厲害！有些人說這麼年輕遇到這麼大的挫折，會封閉自己。

通：不會封閉，浪費了。

W：有沒有遇到這些朋友？

通：有。

W：是怎樣的呢？

通：很少外出、不想外出，嫌出外麻煩，寧願留在家裡。

W：有沒有想過幫助他？

通：看他有什麼想做，便叫他一起出來。比如有些是沒有信心出外、也有些是受傷後完全不敢接受別人。

W：嫌出外麻煩，我還明白。不敢接受人是什麼心態呢？

通：我想主要是眼光，他害怕被別人看、害怕被人說坐輪椅，說真的，在香港公公婆婆也沒空理會你，先顧著自己。

W：又或者好像我以前看到東西，有時看到坐輪椅的人，看一眼便走。

通：也不是說沒人理會你，有人看著你的輪椅以防撞到他們。

W：你剛才說很喜歡普羅大眾青少年的活動，運動你喜歡嗎？

通：我自己喜歡看球的。

W：足球？

通：足球又喜歡，其實很多我也喜歡。

W：例如呢？

通：例如：家裡有得看體育台，我便會有足球看足球、有桌球便看桌球、排球、網球那些。

W：每一項運動也很厲害。

通：特別是喜歡欖球、美式足球，即是穿了盔甲、撞倒很勁那些。

W：很刺激的。有沒有去過現場看過？

通：沒有。

W：有沒有計劃去呢？

通：若果香港有的，也想試一下。

W：香港有那些七人欖球，可以止住癮。

通：七人欖球不夠攻擊性。

W：身體接觸沒有這麼多，撞得不夠勁。

通：是啊。

W：在香港有沒有到過球場看球呢？你說你喜歡看球。

通：有，我有看香港的足球甲級聯賽。

W：等一等，當我無知什麼也好。在香港看球，輪椅朋友有沒有障礙？

通：現在政府的康文署球場也是無障礙的了，分別只在位置在哪裡。

W：大鐘下。

通：通常也不會，多是接近觀眾席，也很方便。

W：你純粹是在水平面？或是你們位置會升高一些的？

通：要看球場設計。有些是水平面，在球場的旁邊；有些就在觀眾席上面的，或者是上一層會高少許的角度望下去，都很不錯。

W：氣氛很好。

通：氣氛很好的，可能會因為一、兩球或者球證的判斷而集體發聲，有些喝采聲、或者喝倒采。

W：你有沒有叫朋友一起去？

通：有。

W：都是坐輪椅的朋友？

通：坐輪椅的朋友。

W：但是觀眾又怎樣看待你們呢？

通：很開心的。

W：一起享受。這樣好啊，我沒想過成隊坐輪椅朋友浩浩蕩蕩支持球隊去為他們打氣，那畫面相信很美。

通：是啊。

W：除了運動，老實說，作為男性，你還年輕，感情怎樣？有沒有拍拖？

通：現在沒有。

W：現在沒有，有沒有想過將來？

通：先看定一些。

W：等等，你說先看定一些是暫時沒有對象？還是本身已經有對象？

通：現在有對象都未必會拍拖住。因為拍過，也挺麻煩。

W：你是說坐輪椅後拍過拖。

通：是啊。

W：都是坐輪椅的朋友？

通：不是，全部健全的。

W：行的嗎？

通：為什麼不行？

W：你不會介意「我是坐輪椅」？雖然你是很樂天、看世界事物很美好。對方怎樣看？

通：我不知道對方怎樣想，我只覺得人們看這一對會是浪漫，羨慕死他。

W：但有很多實質東西，她的家人怎樣看？

通：因為拍拖是兩個人，還不至於去到她家人的層面。

W：譬如下次好運、緣份又到了，有個合適的對象拍拖，你說兩個人，繼續兩個人不讓家人知道，到真的要結婚、或是很久之後被家人知道了，家人反對會怎樣？

通：我想我家人不會反對，是對方。

W：怎樣處理？

通：怎樣處理？這個高難度，我未試過。我想用我的真誠可以打動到的。

W：你是打動女孩、或是打動她的家人？

通：全都打動。

W：譬如她真的問你，阿通我的女兒四肢健全，你是傷殘，日後要我的女兒照顧你一輩子，你豈不是很幸運。

通：我請工人照顧她。

W：經濟又怎樣？我不讓我的女兒吃飯盒。你也說你不懂煮，要吃飯盒，那怎麼辦？

通：僱工煮。

W：解決得到啊。

通：其實我覺得當兩個人在一起時，只要真心，照顧方面，有工人可以照顧到我。你把工人當成是我日常生活中的其中一部分，我坐在輪椅上，日常生活自己處理，等於跟她拍拖一樣。如果她有什麼不懂，叫工人代勞，煮吃的便煮吃的，要清潔便清潔，不用她做。

W：挺好。看似真的很困難的事，其實換另一角度去看一定有解決辦法。

通：是啊。常常覺得沒有事情是解決不到的，除非是一些天方夜譚、天馬行空的要求那就沒辦法。我覺得日常生活的問題，這樣解決不了的話，就一定有其他解決方法。

W：這種態度相當好。我問一下你，你現在正在讀書，將來想做什麼？

通：首先，一畢業會先去考公務員。

W：公務員？現在很多人說政府工是合約制，沒有保障。

通：先考了再說，沒關係。

W：挺好啊。政府有很多部門，想做什麼部門？

通：若果讓我選擇，我想做一些服務大眾多些的，可能是民政署、或是一些關於復康的。

W：社福界。

通：社福界，甚至是一些運輸服務。希望用我自己親身的經歷，表達出來令到社會人士更加容易讓傷殘人士投入社會。我覺得一個社會多些讓傷殘人士出來，大家一定關照得到傷殘人士。

W：我有位朋友是坐輪椅的，他跟我說 William 你知道嗎，我們很多坐輪椅的朋友都沒有工作做。比如找一份簡簡單單的文職工作，因為體力勞動的做不了，一萬元一個月，也不夠我們使用。是不是這麼誇張？

通：一些也不誇張，一萬元一個月的生活質素可能差過領取綜援？

W：什麼？

通：領取綜援。

W：領取綜援只得幾千元，你不是說笑嗎？幾千元跟一萬元這個數怎計？你不要玩弄我。

通：我可以計一條數給大家聽一下。

W：好。

通：以我一個嚴重四肢傷殘的朋友，首先領取綜援加傷殘津貼，大概三千五百多元生活費，可以有請工人的錢大概四千多元左右，加起來約有八千。還有水、電、煤，加起來已經過一萬，還有醫療、看醫生、長期坐輪椅好像我這樣，輪椅損耗需要買零件更換，甚至再買過一部輪椅，金額會以千、以萬計算。

W：平時保護輪椅、維修，聽你這樣計算，一萬元也可能要倒貼。

通：是啊。倒貼的。



W：即是如果一個人想貢獻社會，一個月找一萬元，或是學歷足夠找這個人工的工作，其實找到了也等如沒有找到一樣，甚或會令生活較差。

通：是啊。

W：怪不得很多殘疾人士都說找不到工作了。

通：說真的，我想，有學識的傷殘人士，坐輪椅的朋友，大家有學識、有能力的都想出來找一份工作。但何解找一份工作還差過領取綜援？那我不如領取綜援之後，出來做些義務工作更好。

W：有時聽到通仔這種說法，香港真的挺可悲、挺無奈。社會上有一班熱情的朋友，想貢獻社會、投身社會。但首先要很大勇氣，要很多家人支持。但竟然能工作反而情況較不工作的差，挺令人費解。

通：所以雖然政府有支持，肯聘用傷殘人士工作。但是工作的薪酬支持不到我們生活。其實我們很多坐輪椅的朋友，領取著綜援。另一心態是領取著綜援而做些義務的工作，在某方面幫助政府。

W：唯有用一個較為阿 Q 的方式。最後問一下你，將來你會工作，有沒有什麼夢想？

通：夢想？

W：什麼也可以。

通：希望以我的能力可以買一間樓先送給家人。

W：挺厲害。

通：有原因的。

W：是什麼呢？

通：當年我受傷的時候，家人在樓市極度低迷情況下處理我這個人。

W：很偉大啊。

通：雖然我常說為何要這樣，沒有辦法、不是我控制。

W：生命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。

通：是啊。雖然我常常說不用這樣做的，「馬死落地行」一定有辦法，不需要把自己儲存下來或賺回來的放了出去。雖然我是他的兒子，但是因為我而放棄了這麼多年的辛勞所得，我覺得有些愧對他們，想孝順一下他們。

W：由一個以前自己生活、跟爸爸媽媽沒有溝通，到人生有很大的經歷改變，去到現在的將來夢想是為家人付出更多，目前是很宏願。我覺得現在的樓，賣三、五百萬元很正常，你剛才也說了找一萬元的工作也不能儲蓄，還要倒貼。在廿十多歲的小伙子通仔來說實在難得。今天在你身上學到很多東西，很多謝把你的能量帶給我們。阿通，預祝你買樓這個夢想成功，到時候若果可以入伙，記得找我。

通：好啊。

W：到時我會買香蕉上去恭賀你的新居入伙，好嗎？

通：沒問題。

W：先祝福你。

通：好。

W：節目時間差不多，下次再見，再見。

通：再見。